

黄土塬上的血色丰碑

□许伟峰

陇东黄土塬，沟壑纵横，风沙苍莽。这里没有江南水乡的婉约温润，没有名山大川的巍峨雄奇，却以一方厚重沉实的黄土，掩埋着一段泣血的长征往事，矗立起一座穿越九十年风雨、永不磨灭的精神图腾。九十载春秋流转，岁月剥蚀，红军楼，这座以夯土为墙，木梁为架的寻常陇东民居，依旧如一双凝望历史的眼眸，静静守望着这片被热血浸染、被忠魂滋养的山河。

1935年盛夏，一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——红二十五军，在圆满完成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任务后，辗转挺进甘肃泾川境内。征途漫漫，强敌环伺，这支年轻的队伍，衣衫褴褛，粮弹匮乏，却凭着一腔赤诚信仰，在战火硝烟中步履不停。8月21日，四坡村枪声骤然划破长空，战斗骤然打响。年仅28岁的军政委吴焕先，振臂高呼“跟我上”，身先士卒冲向敌阵，直至一颗子弹无情穿透他的胸膛。殷红热血汩汩渗入陇东干涸的黄土，滚烫忠魂深深融入民族觉醒的长河。战士们含着热泪，将他的遗体抬进村中这座普通土楼。从此，一座平凡民居被赋予了超越土木本身的重量，成为英灵暂驻的殿堂，成为信仰不灭的精神坐标。

近一个世纪光阴流转，我伫立在这座被刘华清将军亲笔题名“红军楼”的建筑前。塬上长风呼啸而过，卷起历史的尘沙，轻抚过斑驳土墙，指尖仿佛触碰到一段依然温热、从未冷却的历史脉搏。那些稚嫩却坚毅的面容，破旧却挺直的身影，清澈却坚定的目光，穿透时光的重重帘幕，如此真切地浮现在眼前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，没有留下完整姓名，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曙光，甚至没有一帧清晰的影像存世，却把最宝贵的青春、最炽热的生命，化作了点燃中国革命的燎原星火。

我缓缓抬起右臂，五指并拢，神情庄重，向这座小楼、向这片热土，向长眠于此的先烈，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这从来不是一次简单的礼仪致意，这是跨越九十年春秋的精神立正，是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的庄严确认，是两代革命军人，两段峥嵘岁月之间，无言却铿锵的初心誓约。从八角帽、粗布军装到如今的星空迷彩，从大刀长矛、简陋武器到现代化强军征程，岁月更迭，装束更替，装备跨越代际，不变的是人民军队一脉相承的绝对忠诚，是舍生取义、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。当年，他们用草鞋丈量信仰之路，在血与火中踏出民族希望；今天，我们以实战锤炼打赢本领，在强军征程上勇毅前行。同一个军魂铸风骨，同一种初心映征程，只为山河锦绣无恙，只为人民岁岁安康。

一座不起眼的黄土小楼，何以成为镌刻初心、激励后人的不朽精神坐标？因为它见证了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信仰高度。吴焕先出身地主家庭，却毅然背弃安逸，为天下劳苦大众倾尽所有；新婚妻子饿死于逃难途中，他强忍悲痛掩埋至亲，义无反顾继续踏上革命征途。这不是无情，而是生死抉择，在个人悲欢与民族命运的天平上，他决然选择了为国家、为人民奔赴前路。

因为它诠释了“为有牺牲多壮志”的生命价值。28岁，正是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，他却用滚烫生命，完成了对革命理想的终极践行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没有半分回望，唯有一往无前，向着信仰照亮方向，倾尽全部热血与力量。

更因为它，它承载着一个政党、一支军队初心如磐，使命在肩的红色基因密码。当地百姓世代守护这座土楼，悉心呵护每一寸土木，守护的从来不是一座普通建筑，而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，是人民军队的本色初心，是一个民族铭记来路、砥砺前行精神根脉。

如今，这片土地早已换了人间。当年红军饮马的渭河畔，如今稻菽翻涌，沃野千里；先烈浴血奋战的四坡村，此刻瓜果飘香，安居乐业。硝烟散尽，山河无恙，盛世图景，一如先烈毕生所愿。而红军楼依旧巍然矗立，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精神烽火台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：一切盛世辉煌，都有其血火铸就的精神源头；一切岁月静好，都有先辈以命相护的沉重代价。

临别之际，夕阳为古朴的土楼镀上一层金色光晕，庄严而温暖。恍惚之间，仿佛看见：

这座小楼化作了坚守山河的烽火守望者，在每一个清晨日暮，静静凝视着它用生命守护的这片土地。

那些年轻的战士身影，化作了塬上不息的长风，岁岁年年，吹拂过金黄麦浪，吹拂过满园果香，吹拂过校园里孩子们胸前鲜艳的红领巾。

而那面曾布满弹孔，迎风飘扬的红军军旗，正飘进新时代的迷彩军营，融入我们的血脉骨髓，铸就起一个民族永不弯曲、顶天立地的精神脊梁。

红军楼默然无语，从不言说过往。

但每一个心怀敬畏站在它面前的人，都能听见穿越历史的惊雷，读懂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，赓续红色血脉，扛起继往开来的时代重任。

□秦陇燕

在老家二楼杂物间，无意间发现一段用饲料纸包裹的旧门框，打开后看到上面钉着一个黄底红字的军属牌，这是当年政府发的，虽然经过岁月锈蚀有一些斑驳，但“革命军属”四个字依然鲜红。

1997年高中毕业后，我在老家一乡镇企业化验室上班，每天穿梭在尘土飞扬的生产车间难免有些失落，心里想这一生就这样了吗？年底征兵工作开始后，我便和几个同学相约去乡武装部悄悄报了名。

记得那天刚刚体检完回家，中午我在厨房帮母亲烧火，考虑了半天将想去参军的念头告诉了母亲，她听后愣了半天，手里正在舀饭的勺子也停了下来，过了一会儿母亲对我说：“三年后退伍了，咋办？”

其实，母亲早已知道我当兵的想法。1996年底上高二时，那会儿我就想去当兵，可那一年三次体检都因视力差了0.2度而未能如愿，无奈只好收起梦想继续求学。

“你现在长大了，自己事自己决定吧，只要以后不后悔就行！”母亲的话打破了沉默。吃饭时她语重心长地对

我说：“主意定了就去吧，家里不用你操心！”

母亲的语气有所缓和，我放下碗筷对母亲说：“路是我选择的，三年后如一事无成，我就不回这个家！”我的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意思，母亲不再言语，只是一个劲地吃着饭。

不久后，我和几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如愿穿上了绿军装。临出发那天，母亲早早起来做了一顿我爱吃的臊子面，还特意煮了10个鸡蛋，装在我新发的军用挎包里，那天的早饭我是流着

泪吃完的。

上午10点多，村干部敲锣打鼓欢送我到乡武装部集合。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天天气阴沉，寒风凛冽，西北风吹在脸上，就像刀割一般。

送行的锣鼓声一路响彻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远门，母亲边走边哭，不善言辞的父亲，走了一路抽了一路的烟，遇到乡亲们，母亲便抹去眼角的泪水笑着说：“老大去当兵了！”

乡武装部送会很短，我们8个新兵被送到区武装部集结，和父母亲在区武装部门口合了一张影，我就告别了家乡在咸阳火车站乘军列向平凉一路开进。



国画《牢记使命》杨昆作

泾水

第153期

风骨从不退伍

色。但凡与人定下时间，他从不会迟到。哪怕只是朋友闲谈随口约定的相聚时刻，他也会严格遵守。他总说，守时是一份修养，在军营，时间便是命令，容不得半点延误。

步入地方工作，他行事依旧带着军营雷厉风行的风格，严谨细致，从容稳重。平日子里在社区调解群众纠纷，耐心温和，常常令双方释然和解。我打趣说他是调解矛盾的好手，他笑着回应，昔日在连队担任指导员，做思想工作本就是老本行。

戍边岁月，他曾任连队司务长，执掌全连伙食，总能麻利烹制出十余道佳肴，香气满堂。不少战士多年之后依旧惦念，难忘司务长掌勺的家乡滋味。转业回归平凡日子，家中小锅小灶，依旧时常飘出浓郁烟火。每当我称赞他厨艺，他便带着几分骄傲：“想当年连队聚

那趟列车搭乘着我们300多名新兵，一路向西北飞驰着，到平凉时是1997年12月14日深夜两点多，我被分到了四十里铺那座营房，从此便开始军旅生活。

三个月新兵训练我刻苦认真，军政兼优，指导员在批阅政治教育笔记时，看到我在扉页上写了庄子的名言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下连后就推荐我到团政治处当报道员，从此，我一手握枪，一手执笔。

在团机关两年多，我跟着宣传干

军属牌

事学写新闻，从门外汉到名字频繁见诸报端，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稿件50多篇，被评为优秀士兵，入了党也立了功，还被组织推荐报考军校。

那两年多我白天写稿子，晚上加班复习文化课，时常复习到深夜一两点钟，从老家带到部队的高中文化课本，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。

“妈，我考上军校了！”2000年8月中旬，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一所军校，在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后，我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老家的母亲。

“考上就好，考上了就好……”电话那头，母亲激动地语无伦次，最后竟然哭了。后来她说好几天都激动地睡

老兵的短信

□姜慧仁

分部解散，时隔20多年，分部弹药仓库组织老战友聚会，这场重逢牵动着每一位老兵的初心与情怀，更让我有幸再次联结起跨越数十年的师徒战谊、官兵情深。

聚会由分部所属团级单位弹药仓库在平凉的老兵发起。我虽未曾在仓库任职工作，却是从这里走出的新兵。三个多月的新兵集训时光，短暂却滚烫、火热，彻底褪去了我的学生稚气，淬炼出一名合格解放军战士的模样。这座扎根深山、洞深林密的弹药仓库，是我军旅生涯的起点，是培育我成长的摇篮，为我的军旅人生筑牢了根基。

这座承载无数老兵青春 of 仓库中有一位奠基人——年过八旬的老首长。老首长曾任分部师级领导，是仓库的开创者。当年，是他与218团一营的官兵开荒拓土、凿出洞库，组建部队，从零起步搭建起仓库的雏形，筑牢了单位建设的根基，才有了一代代新兵成长成才的军旅沃土。他是开山辟路的奠基者，也是军旅生涯的领路人。

老首长与我，有着一段跨越职级的温暖缘分。新兵下连后我先是到分部警卫排当战士，后到司令部当了一名机要员，在那里工作了多年，期间我完成了大专、本科学历的深造，这让我日后成为党报记者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在分部，他是德高望重的师首长，我是军营的普通小兵，身份悬殊，职级有别，却因酷爱读书、热衷集邮而结缘，周末闲暇，常会一同奔赴邮市，赏邮票、品方寸、聊见闻，在小小的方寸天地里畅谈志趣、畅叙心声。纯粹的爱好与老首长的疼爱，让我褪去了上下级的距离

不着觉。

上军校第一学期寒假，我佩戴着鲜红的学员肩章回家探亲，母亲说：“你当兵后武装部发了军属牌，那次你打电话说考上了军校，我才把军属牌从箱底拿出来，钉在大门门框上！”

母亲说这番话时，我才忽然想起当兵时有一次回家探亲，却没有在老家大门上看见军属牌，还以为政府没有及时发放，记得也问过母亲几次，可母亲说是发了可她忘记放在哪里了，于是我也就未再去追问。

“三年后你退伍了，我就把这个军属牌扔了！”那天中午吃饭时母亲对我说：“半年前你说考上了军校，我才把牌子拿出来钉在了大门上！”

听母亲说这番话时，我才明白原来不识字的母亲，是在用这个军属牌激励我，她说那天钉这张军属牌时，她还特意放了一长串鞭炮，左邻右舍纷纷前来道喜祝贺。

后来老家的房子几经翻修，原来的木门也换成了大红铁门，先前拆下来的旧木门，也被母亲劈成柴火烧了，可她唯独留下钉着军属牌的半截门框，还特意用塑料纸裹起来，放在了二楼的杂货间里。

如今母亲故去6年了，当年的旧革命军属牌也换成了金黄色的光荣之家军属牌，而那个见证我23年军旅人生路的旧军属牌，却成了母亲留给我最有纪念意义的礼物。

感，缔结下质朴纯粹的战友情谊，这也成为我军旅生涯中最珍贵的温暖记忆。

此次战友聚会，大家敬重首长的资历与威望，再三斟酌该以何种身份、何种方式邀约，生怕礼数不周、言辞不妥，难以表达心底的崇敬之情。斟酌再三，我向远在上海的老首长发送了询问信息。不是正式的聚会通知，只是单纯盼着老首长身体健康，能够抽空赴约，让我们得以见面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老人随即发来的信息让人敬佩而又深感惭愧，他说：“慧仁战友，我因年老体弱多病，孩子们无法陪同，只能遗憾地告知你，我不能前往与众位原平凉弹药库战友聚会了。请你代问战友们好！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多拍几张战友们聚会的照片，发我几张，以解我思念战友之苦。感谢每一位克服困难前往的战友。我们原平凉弹药库不忘初心、不畏艰难困苦、团结一致、勇于争先的精神永存！顺祝我们平凉弹药库战友聚会圆满成功！”落款是原平凉弹药库战友陆以祥。

当我将回复短信读给战友时，大家都深为感动！

随后发去几张照片，首长竟能一一认出来，发来名字，战友纷纷感慨——没想到首长还能记得我！

战友惦念的，不仅是一场久别重逢的聚会，更是对老首长的由衷感动。感动他躬身奠基，成就了我们的军旅摇篮；感动他的培育与关照，温暖了我的军旅时光。原本那份简单问询，却得到首长的暖心回复。

短信回音，跨越岁月，跨越山海，让数十年的军旅情谊愈发鲜活，也让我深深懂得，军旅岁月从不会褪色，真挚的官兵情谊，历经时光沉淀，愈发醇厚绵长。

我恍然明白，纵然人已归乡，属于高原与军营的滚烫青春，永远驻守在他心底。每逢八一，爱人总会格外思念军营，惦念朝夕相伴的战友。老友相聚，最能体会何谓战友兄弟。相见之时，热烈相拥，聊起当年高原戍边的艰苦岁月，难免心生感慨；也会互相打趣野营时的趣事；有人睡梦中学着吹响军号，惊醒整个营地，大家误以为紧急集合；还有人疲惫至极就地沉睡，醒来才发现倚靠在牛粪堆旁。闲谈之间，他们坦诚诉说心底信念：若祖国召唤，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。

岁月磨去戎装的锋芒，沉淀下安稳绵长的人间担当。军旅最好的归宿，便是身在烟火，心怀山河。军装终有脱下的一天，而根植骨血的风骨，永远不会退伍。